

史

記

第

一

冊

史记

西 汉
齐 玉
来 凤

司 马 迁 著
郭 振 海 主 编
轩 点 校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第
一
册

史记卷一

五帝本纪第一

黄帝者，少典之子，姓公孙，名曰轩辕。生而神灵，弱而能言，幼而徇齐，长而敦敏，成而聪明。

轩辕之时，神农氏世衰。诸侯相侵伐，暴虐百姓，而神农氏弗能征。于是轩辕乃习用干戈，以征不享，诸侯咸来宾从。而蚩尤最为暴，莫能伐。炎帝欲侵陵诸侯，诸侯咸归轩辕。轩辕乃修德振兵，治五气，艺五种，抚万民，度四方，教熊、罴、貔、貅、虎，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，三战。然后得其志。

蚩尤作乱，不用帝命。于是黄帝乃征师诸侯，与蚩尤战于涿鹿之野，遂禽杀蚩尤。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，代神农氏，是为黄帝。天下有不顺者，黄帝从而征之，平者去之，披山通道，未尝宁居。

东至于海，登丸山，及岱宗；西至于崆峒，登鸡头；南至于江，登熊、湘；北逐荤粥，合符釜山，而邑于涿鹿之阿。迁徙往来无常处，以师兵为营卫。官名皆以云命，为云师。置左右大监，监于万国。万国和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。获宝鼎，迎日推策。举风后、力牧、常先、大鸿以治民。顺天地之纪，幽明之占，死生之说，存亡之难。时播百谷草木，淳化鸟兽虫蛾，旁罗日月、星辰、水波、土石、金玉，劳勤心力耳目，节用水火材物。有土德之瑞，故号黄帝。

黄帝二十五子，其得姓者十四人。

黄帝居轩辕之丘，而娶于西陵之女，是为嫫祖。嫫祖为黄帝正妃，生二子，其后皆有天下。其一曰玄囂，是为青阳，青阳降居江水。其二曰昌意，降居若水。昌意娶蜀山氏女，曰昌仆，生高阳。高阳有圣德焉。黄帝崩，葬桥山。其孙昌意之子高阳立，是为帝颛顼也。

帝颛顼高阳者，黄帝之孙而昌意之子也。静渊以有谋，疏通而知事，养材以任地，载时以象天，依鬼神以制义，治气以教化，契诚以祭祀。北至于幽陵，南至于交趾，西至于流沙，东至于蟠木。动静之物，大小之神，日月所照，莫不砥属。

帝颡项生子曰穷蝉。颡项崩，而玄器之孙高辛立，是为帝喾。

帝喾高辛者，黄帝之曾孙也。高辛父曰蛸极，蛸极父曰玄器，玄器父曰黄帝。自玄器与蛸极，皆不得在位，至高辛即帝位。高辛子颡项为族子。

高辛生而神灵，自言其名。普施利物，不于其身；聪以知远，明以察微。顺天之义，知民之急；仁而威，惠而信，修身而天下服。取地之财而节用之，抚教万民而利海之，历日月而迎送之，明鬼神而敬事之；其色郁郁，其德巍巍；其动也时，其服也士。帝喾溉执中而遍天下，日月所照，风雨所至，莫不从服。

帝喾娶陈锋氏女，生放勋；娶嫫毘氏女，生挚。帝喾崩，而挚代立。帝挚立，不善，而弟放勋立，是为帝尧。

帝尧者，放勋。其仁如天，其知如神；就之如日，望之如云；富而不骄，贵而不舒。黄收纯衣，彤车乘白马。能明驯德，以亲九族。九族既睦，便章百姓。百姓昭明，合和万国。乃命羲和，敬顺昊天；数法日月星辰，敬授民时。分命羲仲，居郁夷，曰暘谷。敬道日出，便程东作。日中，星鸟，以殷中春，其民析，鸟兽字微。申命羲叔，居南交，便程南为，敬致，日永，星火，以正中夏，其民因，鸟兽希革。申命和仲，居西土，曰昧谷，敬道日入，便程西成，夜中，星虚，以正中秋，其民夷易，鸟兽毛毳。申命和叔，居北方，曰幽都，便在伏物，日短，星昴，以正中冬，其民燠，鸟兽氄毛。岁三百六十六日，以闰月正四时。信饬百官，众功皆兴。

尧曰：『谁可顺此事？』放齐曰：『嗣子丹朱开明。』尧曰：『吁！顽凶，不用。』尧又曰：『谁可者？』灌兜曰：『共工旁聚布功，可用。』尧曰：『共工善言，其用僻，似恭漫天，不可。』尧又曰：『嗟，四岳，汤汤洪水滔天，浩浩怀山襄陵，下民其忧，有能使治者？』皆曰：『鲧可。』尧曰：『鲧负命毁族，不可。』岳曰：『异哉，试不可用而已。』尧于是听岳用鲧。九岁，功用不成。

尧曰：「嗟！四岳：朕在位七十载，汝能庸命，践朕位？」岳应曰：「鄙德忝帝位。」尧曰：「悉举贵戚及疏远隐匿者。」众皆言于尧曰：「有矜在民间，曰虞舜。」尧曰：「然，朕闻之。其何如？」岳曰：「盲者子。父顽，母嚚，弟傲，能和以孝，烝烝治，不至奸。」尧曰：「吾其试哉。」于是，尧妻之二女，观其德于二女。舜飭下二女于妫汭，如妇礼。尧善之，乃使舜慎和五典，五典能从；乃遍入百官，百官时序；宾于四门，四门穆穆，诸侯远方宾客皆敬。尧使舜入山林川泽。暴风雷雨，舜行不迷；尧以为圣，召舜曰：「女谋事至而言可绩，三年矣。女登帝位。」舜让于德，不悻。正月上日，舜受终于文祖。文祖者，尧大祖也。

于是，帝尧老，命舜摄行天子之政。以观天命。舜乃在璇玑玉衡，以齐七政。遂类于上帝，禋于六宗，望于山川，辩于群神。揖五瑞，择吉日，见四岳诸牧，班瑞。岁二月，东巡狩；至于岱宗，柴；望秩于山川。遂见东方君长，合时月正日，同律度量衡，修五礼、五玉、三帛、二生、一死为挚，如五器，卒乃复。五月，南巡狩；八月，西巡狩；十一月，北巡狩；皆如初。归，至于祖祢庙，用特牛礼。五岁一巡狩，群后四朝，遍告以言，明试以功，车服以庸。肇十有二州，决川。象以典刑，流宥五刑，鞭作官刑，扑作教刑，金作赎刑。眚灾过，赦；怙终贼，刑。钦哉，钦哉。惟刑之静哉！

灌兜进言共工，尧曰：「不可」，而试之工师，共工果淫辟。四岳举鲧治鸿水，尧以为不可，岳强请试之，试之而无功，故百姓不便。三苗在江淮、荆州数为乱。于是舜归而言于帝，请流共工于幽陵，以变北狄；放灌兜于崇山，以变南蛮；迁三苗于三危，以变西戎；殛鲧于羽山，以变东夷。四罪而天下咸服。

尧立七十年得舜，二十年而老，令舜摄行天子之政，荐之于天。尧辟位凡二十八年而崩。百姓悲哀，如丧父母。三年，四方莫举乐，以思尧。尧知子丹朱之不肖，不足授天下，于是乃权授舜。授舜，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；授丹朱，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。尧曰：「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」，而卒授

舜以天下。尧崩，三年之丧毕，舜让辟丹朱南河之南。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；狱讼者不之丹朱而之舜；讴歌者不讴歌丹朱而讴歌舜。舜曰：「天也夫！」而后之中国践天子位焉，是为帝舜。

虞舜者，名曰重华。重华父曰瞽叟，瞽叟父曰桥牛，桥牛父曰句望，句望父曰敬康，敬康父曰穷蝉，穷蝉父曰帝颛顼，颛顼父曰昌意。以至舜七世矣。自从穷蝉以至帝舜，皆微为庶人。

舜父瞽叟盲，而舜母死，瞽叟更娶妻而生象，象傲。瞽叟爱后妻子，常欲杀舜，舜避逃；及有小过，则受罪。顺事父及后母与弟，日以笃谨，匪有懈。

舜，冀州之人也。舜耕历山，渔雷泽、陶河滨，作什器于寿丘，就时于负夏。舜父瞽叟顽，母嚣，弟象傲，皆欲杀舜。舜顺适不失子道，欲杀，不可得；即求，尝在侧。

舜年二十以孝闻，三十而帝尧问可用者，四岳咸荐虞舜，曰：「可」。于是尧乃以二女妻舜，以观其内；使九男与处，以观其外。舜居妫汭，内行弥谨。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，甚有妇道。尧九男皆益笃。舜耕历山。历山之人皆让畔；渔雷泽，雷泽上人皆让居；陶河滨，河滨器皆不苦窳。一年而所居成聚，二年成邑，三年成都。

尧乃赐舜絺衣与琴，为筑仓廩，予牛羊。瞽叟尚复欲杀之，使舜上涂廩，瞽叟从下纵火焚廩。舜乃以两笠自擗而下，去，得不死。后瞽叟又使舜穿井。舜穿井为匿空旁出。舜既入深，瞽叟与象共下土实井，舜从匿空出，去。瞽叟、象喜，以舜为已死。象曰：「本谋者象。」象与其父母分，于是曰：「舜妻尧二女与琴，象取之；牛羊仓廩予父母。」象乃止舜宫居，鼓其琴。舜往见之，象鄂不怿，曰：「我思舜正郁陶！」舜曰：「然，尔其庶矣！」舜复事瞽叟爱弟弥谨。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，皆治。

昔高阳氏有才子八人，世得其利，谓之「八恺」；高辛氏有才子八人，世谓之「八元」。此十六族者，世济其美，不陨其名。至于尧，尧未能举。舜举八恺，使主后土，以揆百事，莫不时序；举八元，使布五教于四方，父义，母慈，兄友，弟恭，子孝，内平外成。

昔帝鸿氏有不才子，掩义隐贼，好行凶慝，天下谓之浑沌；少楛氏有不才子，毁信恶忠，崇饰恶言，天下谓之穷奇；颡项氏有不才子，不可教训，不知话言，天下谓之桀杻；此三族世忧之。至于尧，尧未能去。缙云氏有不才子，贪于饮食，冒于货贿，天下谓之饕餮，天下恶之，比之三凶。舜宾于四门，乃流四凶族，迁于四裔，以御魑魅。于是四门辟，言毋凶人也。

舜入于大麓，烈风雷雨不迷，尧乃知舜之足授天下，尧老，使舜摄行天子政，巡狩。舜得举用事二十一年，而尧使摄政。摄政八年而尧崩。三年丧毕，让丹朱，天下归舜。而禹、皋陶、契、后稷、伯夷、夔、龙、倕、益、彭祖自尧时而皆举用，未有分职。于是舜乃至于文祖，谋于四岳，辟四门，明通四方耳目，命十二牧论帝德，行厚德，远佞人，则蛮夷率服。舜谓四岳曰：『有能奋庸美尧之事者，使居官相事。』皆曰：『伯禹为司空，可美帝功。』舜曰：『嗟，然！禹，汝理水土，维是勉哉。』禹拜稽首，让于稷、契与皋陶。舜曰：『然，往矣。』舜曰：『弃，黎民始饥，汝后稷播时百谷。』舜曰：『契，百姓不亲，五品不训，汝为司徒，而敬敷五教，在宽。』舜曰：『皋陶，蛮夷猾夏，寇贼奸轨，汝作士，五刑有服，五服三就，五流有度，五度三居；维明能信。』舜曰：『谁能驯予工？』皆曰垂可。于是，以垂为共工。舜曰：『谁能驯予上下草木鸟兽？』皆曰益可。于是以益为朕虞。益拜稽首，让于诸臣朱虎、熊黑。舜曰：『往矣，汝谐。』遂以朱虎、熊黑为佐。舜曰：『嗟！四岳，有能典朕三礼？』皆曰伯夷可。舜曰：『嗟！伯夷，以汝为秩宗，夙夜维敬，直哉维静洁。』伯夷让夔、龙。舜曰：『然。以夔为典乐，教稚子，直而温，宽而栗，刚而毋虐，简而毋傲。诗言意，歌长言，声依永，律和声，八音能谐，毋相夺伦，神人以和。』夔曰：『於！予击石拊石。百兽率舞。』舜曰：『龙，朕畏忌谗说殄伪，振惊朕众，命汝为纳言。夙夜出入朕命，惟信。』舜曰：『嗟！女二十有二人，敬哉，惟时相天事。』三岁一考功，三考绌陟，远近众功咸兴。分北三苗。

此二十二人都成厥功：皋陶为大理，平，民各伏得其实；伯夷主礼，上下咸让。垂主工师，百工致

功；益主虞，山泽辟；弃主稷，百谷时茂；契主司徒，百姓亲和；龙主宾客，远人至；十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违；唯禹之功为大，披九山，通九泽，决九河，定九州，各以其职来贡，不失厥宜。方五千里，至于荒服。南抚交趾，北发，西戎，析枝，渠度，氏，羌，北山戎，发，息慎，东长，鸟夷。四海之内，咸戴帝舜之功。于是禹乃兴《九招》之乐，致异物，凤凰来翔。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。

舜年二十以孝闻，年三十尧举之，年五十摄行天子事，年五十八尧崩，年六十一代尧践帝位；践帝位三十九年，南巡狩，崩于苍梧之野；葬于江南九疑，是为零陵。舜之践帝位，载天子旗，往朝父瞽叟，夔夔唯谨，如子道；封弟象为诸侯。舜子商均亦不肖，舜乃荐禹于天。十七年而崩。三年丧毕，禹亦乃让舜子，如舜让尧子。诸侯归之。然后禹践天子位。尧子丹朱，舜子商均，皆有疆土，以奉先祀；服其服，礼乐如之；以客见天子，天子弗臣，示不敢专也。

自黄帝至舜、禹，皆同姓而异其国号，以章明德。故黄帝为有熊，帝颛顼为高阳，帝喾为高辛，帝尧为陶唐，帝舜为有虞。帝禹为夏后而别氏，姓姒氏。契为商，姓子氏。弃为周，姓姬氏。

太史公曰：学者多称五帝，尚矣。然《尚书》独载尧以来；而百家言黄帝，其文不雅驯，荐绅先生难言之。孔子所传宰予问《五帝德》及《帝系姓》，儒者或不传。余尝西至崆峒，北过涿鹿，东渐于海，南浮江淮矣，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、尧、舜之处，风教固殊焉，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。予观《春秋》、《国语》，其发明《五帝德》、《帝系姓》章矣，顾弟弗深考，其所表见皆不虚。《书》缺有间矣，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。非好学深思，心知其意，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。余并论次，择其言尤雅者，故著为本纪书首。

史记卷二

夏本纪第二

夏禹，名曰文命。禹之父曰鲧，鲧之父曰帝颛顼，颛顼之父曰昌意，昌意之父曰黄帝。禹者，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。禹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鲧皆不得在帝位，为人臣。

当帝尧之时，洪水滔天，浩浩怀山襄陵，下民其忧。尧求能治水者，群臣四岳皆曰鲧可。尧曰：『鲧为人负命毁族，不可。』四岳曰：『等之未有贤于鲧者，愿帝试之。』于是尧听四岳，用鲧治水。九年而水不息，功用不成。于是，帝尧乃求人，更得舜。舜登用，摄行天子之政，巡狩；行视鲧之治水无状，乃殛鲧于羽山以死。天下皆以舜之诛为是。于是舜举鲧子禹，而使续鲧之业。

尧崩，帝问四岳曰：『有能成美尧之事者使居官！』皆曰：『伯禹为司空，可成美尧之功。』舜曰：『嗟，然！』命禹：『女平水土，维是勉之。』禹拜稽首，让于契、后稷、皋陶。舜曰：『女其往视尔事矣。』禹为人敏给克勤，其德不违，其仁可亲，其言可信；声为律，身为度，称以出，壘壘穆穆，为纲为纪。

禹乃遂与益、后稷奉帝命，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敷土，行山表木，定高山大川。禹伤先人父鲧功之不成受诛，乃劳身焦思，居外十三年，过家门不敢入。薄衣食，致孝于鬼神；卑宫室，致费于沟洫；陆行乘车，水行乘船，泥行乘橇，山行乘橦；左准绳，右规矩，载四时，以开九州，通九道，陂九泽，度九山。令益予众庶稻，可种卑湿。命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。食少，调有余相给，以均诸侯。禹乃行相地宜所有以贡，及山川之便利。

禹行自冀州始。冀州：既载壶口，治梁及岐；既修太原，至于岳阳；覃怀致功，至于衡漳；其土白壤；赋上上错，田中中；常、卫既从，大陆既为；鸟夷皮服；夹右碣石，入于海。

济、河维沅州：九河既道，雷夏既泽，雍、沮会同，桑土既蚕，于是民得下丘居土。其土黑坟，草繇木条。田中下，赋贞，作十有三年乃同。其贡漆丝，其篚织文。浮于济、漯，通于河。

海岱维青州：岬夷既略，潍、淄既道。其土白坟，少滨广泻，厥田斥鹵。田上下，赋中上。厥贡盐
绌，海物维错，岱畎丝、臬、铅、松、怪石，莱夷为牧，其篚鬻丝。浮于汶，通于济。

海岱及淮维徐州：淮、沂其治，蒙、羽其艺；大野既都，东原底平；其土赤埴坟，草木渐苞；其田
上中，赋中中；贡维土五色，羽畎夏翟，峰阳孤桐，泗滨浮磬，淮夷蠙珠泉鱼，其篚玄纁。浮于淮、泗，
通于河。

淮海维扬州：彭蠡既都，阳鸟所居。三江既入，震泽致定。竹箭既布，其草惟夭，其木惟乔，其土
涂泥。田下下，赋下上上杂；贡金三品，瑶、琨、竹箭，齿、革、羽、旄。岛夷卉服。其篚织贝，其包橘、柚
锡贡；均江海，通淮、泗。

荆及衡阳维荆州：江、汉朝宗于海。九江甚中，沱、涔已道，云梦土为治；其土涂泥；田下中，赋
上下；贡羽、旄、齿、革，金三品，杅、干、栝、柏、砺、砥、砮、丹，维箛箛、箛，三国致贡其名，包匭菁芭，其
篚玄纁玃组，九江入赐大龟。浮于江、沱、涔、汉，逾于洛，至于南河。

荆河惟豫州：伊、洛、瀍、涧既入于河，荥播既都，道荷泽，被明都；其土壤，下土坟垆；田中上，赋
杂上中；贡漆、丝、絺、纴，其篚纤絮，锡贡磬错；浮于洛，达于河。

华阳黑水惟梁州：汶、嶧既艺，沱、涔既道，蔡、蒙旅平，和夷底绩；其土青骊；田下上，赋下中三
错。贡璆、铁、银、镂、砮、磬、熊、黑、狐、狸、织皮；西倾因桓是来，浮于潜，逾于沔，入于渭，乱于河。

黑水、西河惟雍州：弱水既西，泾属渭汭；漆、沮既从，泂水所同；荆、岐已旅，终南、敦物至于鸟
鼠；原隰底绩，至于都野；三危既度，三苗大序；其土黄壤；田上上，赋中下；贡璆、琳、琅玕；浮于
积石，至于龙门西河，会于渭汭；织皮昆伦、析支、渠搜，西戎即序。

道九山：汧及岐至于荆山，逾于河；壶口、雷首至于太岳；砥柱、析城至于王屋；太行、常山至于
碣石，入于海。西倾、朱圉、鸟鼠至于太华；熊耳、外方、桐柏至于负尾；道嶧冢，至于荆山；内方至于

大别，汶山之阳至衡山，过九江，至于敷浅原。

道九川：弱水至于合黎，余波入于流沙。道黑水，至于三危，入于南海。道可积石，至于龙门，南至华阴，东至砥柱，又东至于盟津，东过洛纳，至于大邳，北过降水，至于大陆，北播为九河，同为逆河，入于海。蟠冢道漾，东流为汉，又东为沧浪之水，过三澨，入于大别，南入于江，东汇泽为彭蠡，东为北江，入于海。汶山道江，东别为沱，又东至于醴，过九江，至于东陵，东迤北会于汇，东为中江，入于海。道沆水，东为济，入于河，洸为滎，东出陶丘北，又东至于荷，又东北会于汶，又东北入于海。道淮自桐柏，东会于泗、沂，东入于海。道渭自鸟鼠同穴，东会于泂，又东北至于泾，东过漆、沮，入于河。道洛自熊耳，东北会于涧、瀍，又东会于伊，东北入于河。

于是九州攸同，四奥既居，九山刊旅，九川涤原，九泽既陂，四海会同。六府甚修，众土交正，致慎财赋，咸则三壤成赋。中国赐土姓：「祇台德先，不距朕行。」

令天子之国以外五百里甸服：百里赋纳总，二百里纳铨，三百里纳秸服，四百里纳粟，五百里纳米。甸服外五百里侯服：百里采，二百里任国，三百里诸侯。侯服外五百里绥服：三百里揆文教，二百里奋武卫。绥服外五百里要服：三百里夷，二百里蔡。要服外五百里荒服：三百里蛮，二百里流。东渐于海。西被于流沙、朔、南暨：声教訖于四海。于是帝赐禹玄圭，以告成功于天下。天下于是太平治。

皋陶作士以理民。帝舜朝，禹、伯夷、皋陶相与语帝前。皋陶述其谋曰：「信其道德，谋明辅和。」禹曰：「然，如何？」皋陶曰：「于！慎其身修，思长，敦序九族，众明高翼，近可远在已。」禹拜美言，曰：「然。」皋陶曰：「於！在知人，在安民。」禹曰：「吁！皆若是，惟帝其难之。知人则智，能官人。能安民则惠，黎民怀之。能知能惠，何忧乎讎兜？何迁乎有苗？何畏乎巧言善色佞人？」皋陶曰：「然，於！亦行有九德，亦言其有德。」乃言曰：「始事事，宽而栗，柔而立，愿而恭，治而敬，扰而毅，直而温，简而

廉，刚而实，强而义，章其有常，吉哉。日宣三德，早夜翊明有家；日严振敬六德，亮采有国。翕受普施，九德咸事，俊乂在官，百吏肃谨。毋教邪淫奇谋。非其人居其官，是谓乱天事。天讨有罪，五刑五用哉。吾言底可行乎？」禹曰：「女言致可绩行。」皋陶曰：「余未有知，思赞道哉。」

帝舜谓禹曰：「女亦昌言。」禹拜曰：「於，予何言！予思日孳孳。」皋陶难禹曰：「何谓孳孳？」禹曰：「鸿水滔天，浩浩怀山襄陵，下民皆服于水。予陆行乘车，水行乘舟，泥行乘橇，山行乘橧，行山刊木。与益予众庶稻鲜食。以决九川致四海，浚畎浍致之川。与稷予众庶难得之食。食少。调有余补不足，徙居。众民乃定，万国为治。」皋陶曰：「然，此而美也。」

禹曰：「於，帝！慎乃在位，安尔止。辅德，天下大应。清意以昭待上帝命，天其重命用休。」帝曰：「吁，臣哉，臣哉！臣作朕股肱耳目。予欲左右有民。女辅之；余欲观古人之象，日月星辰，作文秀服色，女明之；予欲闻六律五声八音，来始滑，以出入五言，女听，予即辟，女匡拂予。女无面谀，退而谤予。敬四辅臣。诸众逸嬖臣，君德诚施皆清矣。」禹曰：「然。帝即不时，布同善恶则毋功。」帝曰：「毋若丹朱、傲，维漫游是好，毋水舟行，朋淫于家，用绝其世。予不能顺是。」禹曰：「予娶涂山，辛壬癸甲，生启，予不子，以故能成水土功。辅成五服，至于五千里，州十二师，外薄四海。咸建五长，各道有功。苗顽不即功，帝其念哉。」帝曰：「道吾德，乃女功序之也。」皋陶于是敬禹之德，令民皆则禹。不如言，刑从之。舜德大明。

于是夔行乐。祖考至，群后相让，鸟兽翔舞，《箫韶》九成，凤皇来仪，百兽率舞，百官信偕。帝用此作歌曰：「陟天之命，维时维几。」乃歌曰：「股肱喜哉！元首起哉！百工喜哉！」皋陶拜手稽首扬言曰：「念哉，率为兴事，慎乃宪，敬哉！」乃更为歌曰：「元首明哉！股肱良哉！庶事康哉！」舜又歌曰：「元首丛胜哉！股肱惰哉！万事堕哉！」帝拜曰：「然，往钦哉！」于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数声乐，为山川神主。

帝舜荐禹于天，为嗣。十七年而帝舜崩。三年丧毕，禹辞辟舜之子商均于阳城。天下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。禹于是遂即天子位，南面朝天下，国号曰夏后，姓姒氏。

帝禹立而举皋陶荐之，且授政焉，而皋陶卒。封皋陶之后于英、六，或在许。而后举益，任之政。

十年，帝禹东巡狩，至于会稽而崩。以天下授益。三年之丧毕，益让帝禹之子启，而辟居箕山之阳。禹子启贤，天下属意焉。及禹崩，虽授益，益之佐禹日浅，天下未洽，故诸侯皆去益而朝启，曰：

『吾君帝禹之子也。』于是启遂即天子之位，是为夏后帝启。夏后帝启，禹之子，其母涂山氏之女也。

有扈氏不服，启伐之，大战于甘。将战，作《甘誓》，乃召六卿申之。启曰：『嗟！六事之人，予誓告女，有扈氏威侮五行，怠弃三正，天用剿绝其命。今予维共行天之罚。左不攻于左，右不攻于右，女不共命。御非其马之政，女不共命。用命，赏于祖；不用命，僇于社，予则帑僇女。』遂灭有扈氏。天下咸朝。

夏后帝启崩，子帝太康立。帝太康失国，昆弟五人，须于洛汭，作《五子之歌》。

太康崩，弟仲康立，是为帝仲康，帝中康时，羲和涵淫，废时乱日。胤往征之，作《胤征》。

仲康崩，子帝相立。帝相崩，子帝少康立。帝少康崩，子帝予立。帝予崩，子帝槐立。帝槐崩，子帝芒立。帝芒崩，子帝泄立。帝泄崩，子帝不降立。帝不降崩，弟帝扃立。帝扃崩，子帝廑立。帝廑崩，立帝不降之子孔甲，是为帝孔甲。帝孔甲立，好方鬼神，事淫乱，夏后氏德衰，诸侯畔之。天降龙二，有雌雄，孔甲不能食，未得豢龙氏。陶唐既衰，其后有刘累，学扰龙于豢龙氏，以事孔甲。孔甲赐之姓曰御龙氏，受豕韦之后。龙一雌死，以食夏后。夏后使求，惧而迁去。

孔甲崩，子帝皋立。帝皋崩，子帝发立。帝发崩，子帝履癸立，是为桀，帝桀之时，自孔甲以来而诸侯多畔夏。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，百姓弗堪，乃召汤而囚之夏台，已而释之。汤修德，诸侯皆归汤。汤

遂率兵以伐夏桀。桀走鸣条，遂放而死。桀谓人曰：「吾悔不遂杀汤于夏台，使至此。」汤乃践天子位，代夏朝天下。汤封夏之后，至周封于杞也。

太史公曰：禹为姒姓，其后分封，用国为姓，故有夏后氏、有扈氏、有男氏、斟寻氏、彤城氏、褒氏、费氏、杞氏、缙氏、辛氏、冥氏、斟氏、戈氏。孔子正夏时，学者多传夏《小正》云。自虞、夏时，贡赋备矣。或言禹会诸侯江南计功而崩，因葬焉，命曰会稽。会稽者，会计也。

史记卷三

殷本纪第三

殷契，母曰简狄，有娥氏之女，为帝誉次妃。三人行浴，见玄鸟堕其卵，简狄取吞之，因孕，生契。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，帝舜乃命契曰：「百姓不亲，五品不训，汝为司徒而敬敷五教，五教在宽。」封于商，赐姓子氏。契兴于唐、虞、大禹之际，功业著于百姓，百姓以平。

契卒，子昭明立。昭明卒，子相土立。相土卒，子昌若立。昌若卒，子曹圉立。曹圉卒，子冥立。冥卒，子振立。振卒，子微立。微卒，子报丁立。报丁卒，子报乙立。报乙卒，子报丙立。报丙卒，子主壬立。主壬卒，子主癸立。主癸卒，子天乙立，是为成汤。

成汤，自契至汤八迁。汤始居亳，从先王居，作《帝诰》。

汤征诸侯。葛伯不祀，汤始伐之。汤曰：「予有言：人视水见形，视民知治不。」伊尹曰：「明哉！言能听，道乃进。君国子民，为善者皆在王官。勉哉，勉哉！」汤曰：「汝不能敬命，予大罚殛之，无有攸赦。」作《汤征》。

伊尹名阿衡。阿衡欲干汤而无由，乃为有莘氏媵臣，负鼎俎，以滋味说汤，致于王道。或曰，伊尹处士，汤使人聘迎之，五反，然后肯往从汤，言素王及九主之事。汤举任以国政。伊尹去汤适夏。既丑有夏，复归于亳。入自北门，遇女鸠、女房，作《女鸠》、《女房》。

汤出，见野张网四面，祝曰：『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。』汤曰：『嘻，尽之矣！』乃去其三面，祝曰：『欲左，左。欲右，右。不用命，乃入吾网。』诸侯闻之曰：『汤德至矣，乃禽兽。』

当是时，夏桀为虐政淫荒，而诸侯昆吾氏为乱。汤乃兴师，率诸侯。伊尹从汤。汤自把钺以伐昆吾，遂伐桀。汤曰：『格女众庶，来，女悉听朕言。匪台小子敢行举乱，有夏多罪，予维闻女众言夏氏有罪。予畏上帝，不敢不正。今夏多罪，天命殛之。今女有众，女曰『我君不恤我众，舍我啬事而割政』。

女其曰『有罪，其奈何？』夏王率止众力，率夺夏国。有众率怠不和，曰『是日何时丧？予与女皆亡！』夏德若兹，今朕必往！尔尚及予一人致天之罚，予其大理女。女毋不信，朕不食言。女不从誓言，予则帑僇女，无有攸赦。』以告令师，作《汤誓》。于是汤曰『吾甚武』，号曰武王。

桀败于有僂之虚。桀奔于鸣条，夏师败绩。汤遂伐三豎，俘厥宝玉。义伯、仲伯作《典宝》。汤既胜夏，欲迁其社，不可，作《夏社》。伊尹报，于是诸侯毕服，汤乃践天子位，平定海内。

汤归至于泰卷，中垒作诰。既绌夏命，还亳，作《汤诰》：『维三月，王自至于东郊。告诸侯群后：

「毋不有功于民，勤力乃事。予乃大罚殛女，毋予怨。」曰「古禹、皋陶久劳于外，其有功乎民，民乃有安。东为江，北为济，西为河，南为淮，四渎已修，万民乃有居。后稷降播，农殖百谷。三公咸有功于民，故后有立。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，百姓，帝乃弗予，有状。先王言不可不勉。」曰：「不道，毋之在国，女毋我怨。」以令诸侯。伊尹作《咸有一德》。咎单作《明居》。汤乃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上白，朝会以昼。汤崩，太子太丁未立而卒，于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，是为帝外丙。帝外丙即位三年，崩，立外丙之弟中壬，是为帝中壬。帝中壬即位四年，崩，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。

太甲，成汤适长孙也，是为帝太甲。帝太甲元年，伊尹作《伊训》，作《肆命》，作《祖后》。帝太甲既立三年，不明，暴虐，不遵汤法，乱德，于是伊尹放之于桐宫。三年，伊尹摄行政当国，以朝诸侯。

帝太甲居桐宫三年，悔过自责，反善。于是伊尹乃迎帝太甲而授之政。帝太甲修德，诸侯咸归殷。